

五月是春的结束。早晨临窗，河流滟滟，初夏淡阳晕染，风之味略暗，万物润泽。阳光跳移到蓝底金色花瓣桌旗，忽然想到，搬了好几次家，是为了离河流越来越近，直到日日相见。像走了很远的路，就是为了在早晨醒来，披头散发不洗漱，坐在阳台面朝河流，在一杯咖啡的满与空里，稀释昨夜梦境。

五月繁花似锦，三岛由纪夫偏爱这样的词语。二十四番花信风里，酢浆草必须占有一席之地。它们环绕树根，热爱晴朗天气，阳光下花朵绯红轻盈。没太阳的时候，花瓣闭合，像一颗等待破防的心。

在河滩秘密花园深处，我遇见一棵老桑树，准确地说，是先看见青色桑葚累累，定睛一看是桑树。野生桑葚青而密，小如珠，攒出鱼脊背般的陡峭感，望而生津，我估摸着一周后要熟了。心心念念惦记着，独自再探，它们熟了，人工种植的桑葚肥硕如毛虫，野外的它们很贫瘠。摘下一个尝尝，一点不甜。

小区门口有丛稀疏的蔷薇，因是新小区，没形成夺目的花墙。一楼人家，院子种下蔷薇不久，藤蔓攀上栅栏，粉、白、朱红星点点，清香萦绕，它们花期短暂，一场风雨花瓣零落。

五月榴花照耀明。这是平凡烟火味的花，细叶间，宛若一树耀眼的小灯笼。小区有条两侧开满石榴花的小径，在五月阴阴上午，又凉又热的天气，穿了雪纺连衣裙套外衣，光脚穿凉鞋走过。工人在割草，小风吹过裙裾拂着小腿。吧嗒，偶尔一朵榴花，像沉重的叹息掉在地上。

五月本是最宁静的初夏。傍晚，我们两人习惯先散步再吃晚饭。绕河堤走，漫天夕阳倒映河中，常停步拍照踱了金辉的蔷薇，再岔到周边繁华的广场。摆地摊的小贩、敲架子鼓和套圈打气球的孩子、散广告纸的女孩，烧烤店桌子摆到了外面，食客大快朵颐，奶茶店、快餐店、面馆、水果摊鳞次栉比，五彩霓虹灯折射着人气，夏天傍晚是城市最有活力的时候。

丫头入党

罗永煜

午后，在办公室小憩，打开手机，我随意翻看着每条有价值的信息。忽然，女儿头像下的一段文字跳入眼帘：

爸，我准备入党。

我一下直起身，顿觉眼前一亮！内心一阵激动。回想丫头自小到大，读书一直聪明勤奋，成绩优秀，但性格却始终单纯，甚至显得幼稚，从无远大理想和抱负，也极少过问政治，关心国际国内形势。眼看着她不久即将毕业，这种状态一度令我为孩子能否很好地融入社会担忧。可自去年秋开始，我们全家惊喜地关注到丫头的变化：竞选做了团支书，在家长辈抢着做家务，比之前更懂得关心、体贴亲人了，尤其是经常主动为家里出谋划策，分忧解难，甚至在闲谈中时常能听到她对时事的评论。现在，竟然打算申请入党了！

到中国地质大学两年来，丫头终于长大了！

想到这，我立即在屏幕上回复如下：

当代每个人，尤其是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和切身利益都与国家利益休戚与共，不讲政治是不行的，大学生更要作为政治的急先锋。所以，老爸支持你！

在一个奋斗的表情跳出后，女儿便开始了她的一系列申请入党准备。

随后的一段日子，女儿告诉我，因为有了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她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待，频繁地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更深刻地认识了了解中国共产党。而我，也欣然地助她收集一切入党前的准备材料（家庭成员的政审材料证明、评优及社会公益活动等材料）。不过，这些可难不倒我们这个素以“善良本分、积极向上”为家风的教育世家。一番奔波后，一个厚实的材料袋被邮寄了过去。

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上午，小家族群里突然蹦出一个红包来，是女儿的，上附一行文字：

我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啦！

在各位亲人一波又一波祝贺的文字表情后，丫头掩饰不住地兴奋：

真的很难！

真可谓一波三折！

上了好多课，写了好多思想汇报，各种考试、竞选……

她的老党员爷爷马上感慨：这说明现在的党组织对党员的质量要求更高了，入选条件更苛刻了。记得我当年入党只被要求写了一份申请，被领导约谈了一次就过了。

丫头接着兴奋：当积极分子的时候，不会意识到党到底是什么，入党到底要干什么，为人民服务只停留在喊喊口号上。现在真正成为党员了，一下子就什么都明白了！

假如说，以前的入党是为了利于工作，而我感觉现在的自己突然多了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深表赞同：党员代表的是国家的政治形象，党员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执政水平。所以，党员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丫头可能是受到了触动，也可能兴奋不减，随即打出了那段入党誓言。

我静静地盯着屏幕，看着几个孩子在群里意犹未尽地叽叽喳喳，各表决心，内心那份欣慰与自豪久久不去。人到中年，还有什么能比子女成才和追求进步更让人有满足感的呢！



那些年，我的故事

陈绪江

回望来路，中国一步步走来，改革开放，42年，一个个瞬间，一个个奇迹，让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为之击节赞叹。

今天，我用自己的方式勾勒讲述这段历史，用自己的故事为“改革开放”加以注解——

红薯和玉米

记忆中，中国人能普遍吃饱肚子，是1980年以后才有的事情。80年代之前，那时的家庭都有兄弟姐妹好几口人，家庭条件好的偶尔能吃上白面条，晚上父母还要嘱咐孩



子不要到处说吃了面条，每次放学回家吃饭都要争着第一个盛饭，拨开表面的红薯玉米盛下面的白米饭，但也会因此常常挨揍。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其实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对于真正的饥饿也无亲身经历。70年代的水稻亩产在500斤左右，那时候还没有杂交水稻。其实，那时挨饿的时候并不多，但家里的大米确实不够吃的，很多时候是红薯当饭，一大锅红薯里面点缀着少量白米，这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深刻的记忆。人口多的家庭，口粮少，就会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过也不至于饿死人。70年代袁隆平还在湖南农科院研究杂交水稻，杂交稻也没有全面推广开来。80年代，土地承包，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偷偷摸摸想走得更远。1980年5月，邓小平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这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开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加之杂交稻推广、化肥农药的普及等综合因素，水稻的产量上去了，各家农户的水稻就

能亩产800斤以上。80年代后人们不再吃红薯了，顿顿白米饭管够，各家种的红薯都拿去喂猪了。

197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突破3亿吨，2015年至今每年都在6亿吨以上。在耕地面积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中国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袁隆平的杂交稻功不可没。我们应该记住袁隆平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农业科学家，他为了提高国家的粮食产量，为让中国人不再挨饿艰苦奋斗了一辈子。生在21世纪的孩子们也许再也不会体会到少吃缺年的年代，那样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要在内心深处、在骨子里面，在流淌的血液中记住国土无双的“袁爷爷”、记住小岗村、记住改革开放。

记忆中的“小霸王”

每个从80年代过来的人，记忆里肯定有着那么一抹淡淡的黄色，是的，就是小霸王卡带的颜色。那时的孩子肯定还记得小时候以电脑打字为由向父母软磨硬泡的玩游戏的样子；还记得那年暑假一群人围在电视机前的疯狂；还记得按时给电视机降温，

视频，不满意，再跳再拍，然后坐下来剪辑、加滤镜，一个人傻笑。

更多时候思考。人类永远和病毒共存，疫情之下，没有谁能独善其身。黑死病、天花、霍乱，历史上的瘟疫早被人类攻克，但随之出现新病毒，人类在抗争中前行。

本城那些生病的人们，姓氏、性别、年龄、职业、住址、出行轨迹，平生第一次上了热搜，故意隐瞒行程者当然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无辜的其他人，会遭受人们的道德谴责，那18天跑了3省的培训师，是为生活奔波，我不止在一个社交平台，看到有人骂他们，苛求他们是完美受害者；当他们痊愈后，公众对他们的记忆会淡忘，但影楼、母婴店，大概率是不能再开，可能的后遗症，要独自承受。而我们，被居家隔离，与常规的生活轨迹屏蔽开，家，成了最安全的堡垒。我想起童年时，粗暴的男孩们从鸟窝里掏出无毛的幼鸟，一番戏耍后幼鸟奄奄一息，出于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他们把幼鸟送回窝中，或许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回到家里和母亲身边，死亡会退却，幼鸟会活过来。

但感谢上天，不管怎样，活着就有希望。5月26日，小城连续三天无新增病例，拨云见日，阴霾渐散。

5月29日傍晚，彩霞格外绚烂，夕阳温柔俯于河里，远天的云层次分明酷似山峦，桥上流光溢彩，浓重似油画。我在阳台上拍了很久，半个朋友圈都在晒晚霞。晚霞千里，映照我城南北双桅，一艘不沉之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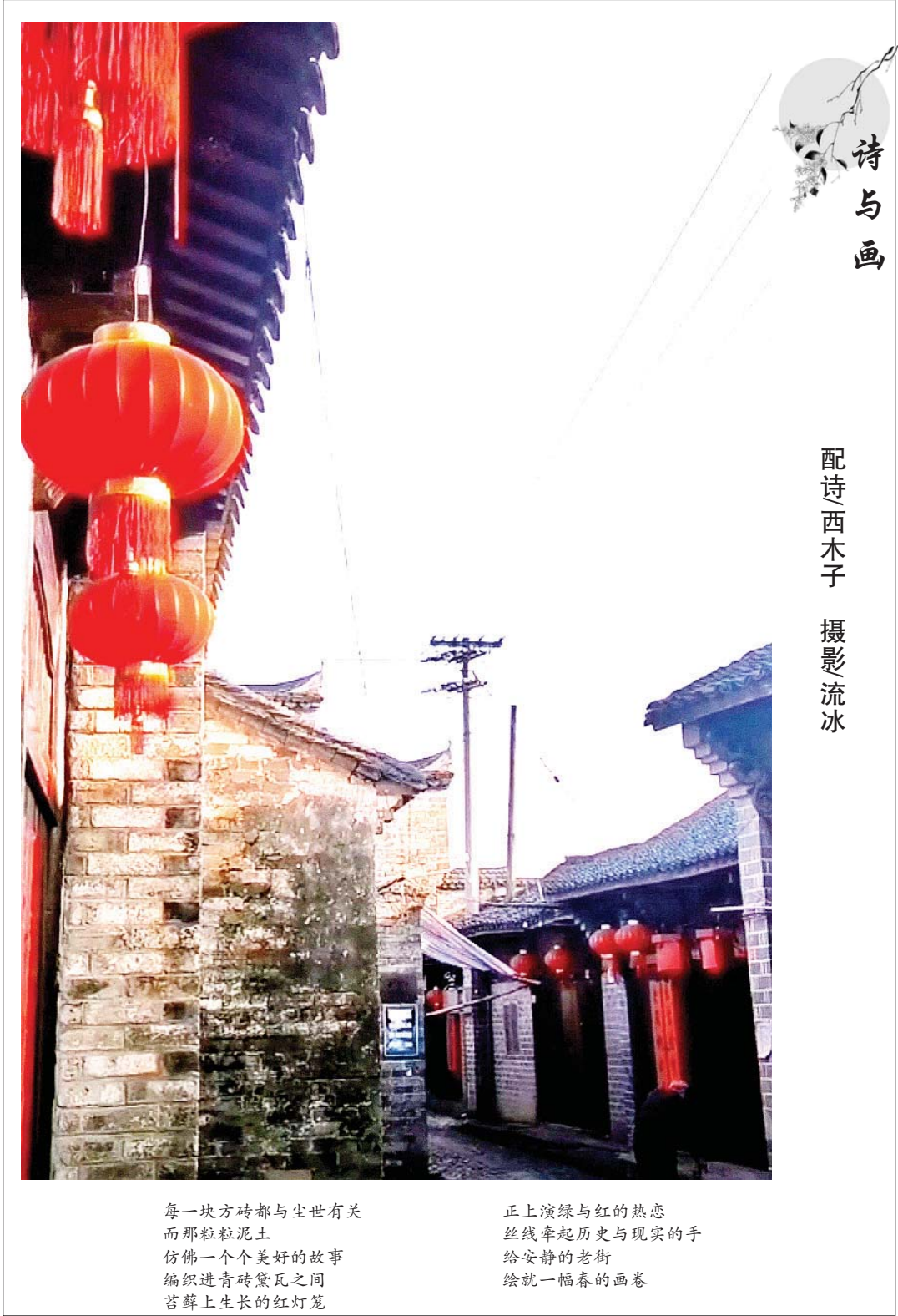
这个五月不仅在2021年举足轻重，也将成为小城人难忘的记忆。一晚，我在好友群里问：解封后第一件事做什么？流浪在外的人回答，要回家安心入睡上一觉。我呢？要走到自然里，走得越远越好，去我的秘密花园。家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野桑葚早落了吧？那俯身细看那些野花吧。



诗与画

配诗西木子

摄影流冰



每一块方砖都与尘世有关
而那粒粒泥土
仿佛一个个美好的故事
编织进青砖黛瓦之间
苔藓上生长的红灯笼

正上演绿与红的热恋
丝线牵起历史与现实的手
给安静的老街
绘出一幅春的画卷

声音开到最低，以便随时能听着家长脚步声的志忑。而那时的我已经结婚成家(90年)。成家了之后还是要继续学习，就要学习打打字。当然更要打一把游戏。于是乎一台“小霸王”到家。现在想来，那时小霸王之所以成精，根本原因是当时天空下没有一片畅快的体育和娱乐。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奥委会通过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合法席位。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改革开放使中国体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跨越。据不完全统计，1978—2018年，中国获得的世界冠军总数超过2000次，占建国以来总数的99%。世界冠军们纷纷通过微头条表达了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当然，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华灯初上的夜晚，看到各个广场上老头老太快乐的舞姿。

现在，我时常回想起记忆中的“小霸王”。如果在座的同仁也曾拥有它，那么麻烦了，你要唤起的也是童年的记忆、而随着记忆逐渐披上那昏黄的“特效”，这时的我们单位已经开始变老了。也许为党、为人民、为单枪夜以继日的努力工作正是返老还童、年轻有为的永久秘方。



2021年小满的次日，“中国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2日13时07分与世长辞，举国震惊。袁隆平院士长期奋战在农业第一线，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他的梦想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他去世的当日午后，我所在的城市，“饿了么”的外卖哥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已饭饱的我不禁回想起1978年前的我。

那年夏，我初中毕业参加文革后首届中考并考取中专，轰动十里乡邻，众乡邻认定我自此“端上铁饭碗”，不愁吃不饱。吃饱饭是那个时期所有人最大梦想。

我出生于1962年，之前的3年，由于遭遇3年重大自然灾害，饥肠辘辘的父母哪敢生孩子，在最低生存需求都不能满足时，何谈传宗接代？据后来的几次人口普查，1962年出生的属虎的孩子呈“井喷”之势，是因为自然灾害过去，有口稀饭填肚子，才有了我们传世，但国人仍在温饱线上挣扎，稍有疏忽，又会重受没饭吃的“二茬罪。”我10岁，家中放一头牛，我边读书边放牛，生产队一年给半个劳力的工分，每天5分，年终分配18.5元抵扣购粮款，全家填饱肚多了一份保障。邻居一户姓倪的人家，人口多，比我仅大三岁的半大孩子出满勤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只挣女劳力一半工分，社员们叫他“三分半”长达5年之久，他不敢生半口气，都是为了混口饭，不挨饿。那时生产队里种的是双季稻，早晚两季水稻亩产不到500斤，除去交公粮卖余粮，剩余的粮食按家庭成员全年工分多少分配口粮，到次年的小满青黄不接时节，工分少的少的家庭几乎断炊。缺粮是农民生存最大难题，饥饿与数亿农民如影随形。

1973年，农业学大寨在全国掀起高潮，宽6竖6每平方36块的合理密植成为粮食亩产6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的“硬件”。刚上初中的我为家庭多挣一点糊口粮食，星期天和寒暑假跟大人下田劳动，插秧时常常偷懒在竖6上少栽一行，手持一米长木棍的生产队长丈量发现不达标，眼珠瞪得吓人地骂：你给我滚上来，不要栽了！因此我挨过队长的棍棒教训。到了收割打谷，尽管当时秧棵栽得多标准，产量还是过不了“黄河”。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品种不行。

水稻产量跨“长江”始于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家家种上杂交稻，社员们不费什么劲都能让水稻单产超过800斤，并且还逐年上升，社员们交了公粮卖了余粮，家家还能粮满仓。我春节回父母身边过年，父亲掀开粮仓说，多亏有了袁隆平，我们现在撑开肚皮吃也吃不完，尽管父亲对袁隆平知之甚少。

我见袁隆平院士是2012年9月中旬，他率领的团队在霍山下符桥镇沈家畈村试种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示范攻关。9月19日，已经80多岁的袁隆平院士身穿窄条白衫，像一位老农徒步来到试验田边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听取试种高产水稻全程跟踪汇报。我随一众省市媒体记者靠近袁隆平身边，看他在收割测产现场随手抓起一撮稻禾，专注地数着稻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对陪同的省农业专家组和市、县领导说：“在大别山边缘区500米以下昼夜温差小的自然条件下，水稻长势这么好，已经超过了预期目标。”说完他抬头看看天，几朵白云悠悠漂浮在苍蓝的天空上，那样安逸。随后省农业专家组给新闻媒体一份新闻通稿，报告袁隆平院士团队在霍山121.16亩亩攻关试验超级稻测产结果：平均亩有效穗616.5万，穗粒数220粒以上，千粒重29克。这组数据叫人惊喜交集。

当日下午，袁隆平一行转道千人桥镇五里村，那里有110多亩低海拔地区超级稻高产攻关试验点。袁隆平顶着炎炎烈日，视察“吨粮田”攻关项目进展情况，他一边听着攻关技术专家的介绍，一边清晰又有力地赞叹：“超级稻低海拔地区能达到亩产800公斤，了不起，了不起！”随行的人民日报记者向他转述当地老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水稻”的惊讶，袁隆平高兴地笑了起来：“那是不假，他们肯定没见过。这个水稻一株能长五六百粒稻子，他们种的一株只有三四百粒，肯定不一样的，他们当然没见过……”在场所有人都鼓起掌来，笑声、掌声久久地回荡在金黄的稻田里。

袁隆平院士凭借“让所有人远离饥饿”的信念，解决了中国十四亿人吃饭问题，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巨大端牢自己饭碗，回答了世界“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前无古人的创举，国人怎能不敬重和感怀？

亮晶晶的爱心

张玉庭

童年最美最甜的是什么？是爱心。

不信，我就给您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关于我和我的女儿的故事。

那还是许许多多年前，我刚给女儿讲完《牛郎织女》的故事，她就急急匆匆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后来呢？后来呢？牛郎织女的两个孩子，他们在哪儿上学？他们的学校远吗？上学的时候，他们要不要穿过大街？他们的老师像谁？像阿姨还是像妈妈？天上会不会下雨？下雨的时候会会不会打雷？冬天下雪的时候，他们堆雪人吗？还有，他们想织女妈妈吗，牛郎爸爸怎么哄他们？是给他们讲故事？还是带他们逛公园？还有，天上的公园里有蝴蝶吗？是不是也漂亮得像花仙子？还有，七月七是喜鹊为牛郎织女架桥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能变成花喜鹊吗？”

显然，这些细节，牛郎织女的故事里都没有，要想把它们补充完整，除非再来个《牛郎织女后传》。

听着女儿的天真的提问，我感到很甜美很充实，因为我坚信，孩子们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

很快的，七月七到了，这天女儿约了她的好几个小伙伴，天刚亮就吵着要到乡下外婆家看看，我问：“看什么？”她回答：“看看有没有喜鹊。”“为什么？”“要是没有，那喜鹊就是上天架桥去了！”

啊！原来如此，她们念念不忘的居然是鹊桥的事！

我无法拒绝，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女儿，就爽然答应了她。于是，一群孩子，小喜鹊似地飞向了原野，飞向了一个亮晶晶的期盼。

当天下午，他们笑咪咪地回来了，还笑咪咪地说，外婆家没喜鹊，没有！全上天去了！瞧着他们的高兴劲儿，我却不由得有了忧愁，天！要是晚上看不到鹊桥，他们又该多么的失望！

果然，最感人的时刻到了，到了夜里，又是这群孩子，在院子里静静地坐好，仰起花一般好看的小脸，看着，看着，一丝不苟地看着，我知道，这是在等待，等着出现一座桥，一座彩虹般辉煌的桥，等着出现一个奇迹，一个牛郎织女见面的奇迹。

可是，他们没能等到，既没有看到喜鹊架桥，也没有看到那比阳光更灿烂的笑咪咪的重逢！

女儿哭了，亮晶晶的泪珠儿挂在脸上，不像泪，却像一串星星。

她的伙伴们也全都哭了，哭得那么悲哀，那么伤心，那么牵肠挂肚。我只好解释，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个传说，而传说，无论如何都不是真的。可你猜怎么着，女儿看看我，好半天好半天，才愤愤然憋出一句：“不！就是真的！就是真的！牛 织女一定能见面，一定能！”

这回，轮到我没眼。终于！孩子们的善良，居然是如此巍峨挺拔，如此坚不可摧！终于，孩子失望地睡了，脸上缀着亮晶晶的泪珠，可我却全无睡意，一边为女儿擦去眼角的泪水，一边思索着——

这思索也像山一般巍峨——这就是，对于孩子，任何一个许诺都必须是庄严的，当然，也包括牛郎织女可以重逢的许诺。

